



PUPPY
LOVE!

家有帅狗~



(德) 芙劳可·休娜曼◎著 王晓芳◎译

臭屁腊肠狗为女主人**觅得真爱**的奇妙情缘！
温馨爆笑让你一见倾心的轻喜剧**宠物小说**！

番羽滚巴，无敌狗管家！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PUPPY LOVE! 家+A.1市狗~

(德) 芙劳可·休娜曼◎著 王晓芳◎译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有帅狗 / (德) 休娜曼著 ; 王晓芳译.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385-5848-7

I. ①家… II. ①休…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9801号

DACKELBLICK by Frauke Scheunemann

Copyright © 2010 by Frauke Scheuneman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Keil & Keil
Literatur-Agentur and Barbara J. Zitwer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07-2011-3370

家有帅狗

作 者	(德) 芙劳可·休娜曼
译 者	王晓芳
出 版 人	李文学
责任编辑	王天明 孙 健 王玉全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32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5848-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我仿佛从天堂坠落到了地狱！好吧，我起初以为这里会跟爱丽舍大酒店一样。不过我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到处都潮湿、发霉、阴暗、肮脏不堪。我努力不去环顾四周，然而实在无法忽视那些遗留的龌龊痕迹。很显然，已经很久没人打扫过卫生了。我有一种想要大声叫喊的冲动——我怎么会沦落至此呢？今天早上我还在艾舍巴赫城堡的会客厅里，而现在却变成这样。这时，我真的忍不住大叫起来。

“吵死了，你这个神经病！”还没有两秒钟的时间，我的左侧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对了，我还没有意识到：那是我的同屋，一共有四只，绝大部分都堕落不堪。我可不仅仅是以貌取人，他们就是一群没有教养的暴民，如果是像我一样的贵族的话，至少应该向初识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才对。我的族谱要追溯到1723年，而现在我身边这些无知的家伙肯定都不会知道马克伯爵和马克小丸子的区别。

我的眼前浮现出了外公的音容。“名叫冯·艾舍巴赫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永远不要忘记！”他总是习惯这样说。外公，你现在要是看到我就知道——我已经完全沦落到了社会底层。想到这里，我叫得更加响亮了。真希望有人能够把我从这里拯救出去！

“来，亲爱的，冷静下来。”有一只手穿过铁栏杆抚摸着我的耳根说，“我给你拿来了一些可口的食物，吃过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会和现在不一样，第一天总是糟糕透顶。”

嗯，那是一个温柔的声音。我好奇地向旁边望去，想看看这温柔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在狗舍旁边蹲着一个年轻的姑娘，穿着工装裤，正愉快地对我笑着。她的手上残留着裤袋里那种低档布料的味道，尽管如此，刚刚她抚摸我的感觉仍然令我感到安慰。我舔了舔她的手指，她咯咯地笑起来。

“呀，你喜欢这个味道，是不是？”她轻声对我说。

是啊，他们肯定不知道，在曾经住过的那个腊肠犬舍，我每餐吃的都是新鲜的内脏。我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吃成品狗粮，那是因为我们的厨师艾米利亚生病或者休假了。一想起艾米利亚，我的小心脏就揪在了一起，我忍不住抽泣起来。今天早晨向她告别的时候，她泪流满面。真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总是这样多愁善感，不过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希望能用什么来回报她的情感，哪怕是流下一点眼泪。

“可怜的小家伙，还是这么不舒服吗？”女护理员同情地问，“别担心，你这么可爱，我们肯定能很快给你找到一个主人。我保证！”然后她又一次摸了摸我的头，就把手收了回去。

我转过身，缓步走向犬舍的另一个角落，一束阳光刚好在那里投射出一片明亮的光晕，我想给自己找个舒服点的地方。

显然我不是唯一有这个想法的，我刚准备躺下，有个巨大的褐色

的东西踩住了我的脚趾。

“小短腿，我觉得你还是换个地方吧。这是我的地盘。”为了加以强调，他说完最后一个字之后嗓子里发出了嘶哑的呜噜声。

真是个可笑的笨蛋！他是不是以为凭他这点本事就能把我从这里吓走？想当年我的祖先曾经和先皇一起去狩猎。我摇了摇头。

“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对我极为不利的处境中，我尽量做到有身份地回答他，“……这种地方应该不至于高雅到需要预订座位吧？我先到这里的，并且不打算换到别处去。您同意吗？”我用这一席话把这位不知道贵姓的先生赶向另一边，而我迅速地趴在了那里。他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可能是从未受到过这种非武力的文明对抗吧。我很满意地伸了伸懒腰。外公是对的——冯·艾舍巴赫即使处于下层社会，也始终拥有上层社会的气质。

我还在盘算着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又要吃那些寡淡的食物，没有注意到阳光渐渐变得昏暗。是一片云彩？我抬起头想要确定一下这一团令人不愉快的阴霾是从何而来——眼前出现的竟然是一只面目可憎的拳师犬。他把鼻子紧紧地贴在我的鼻子上，粗重的喘息声令我有些手足无措。

“注意点，你这个高傲自大的小短腿，要不是因为你是新来的，早就被打死了。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你最好还是遵守。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朋友波佐说让你滚开，那么……”他边说边向前逼近，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咬来。

哦！我的右耳像被撕裂了一样疼痛。救命啊！这个社会败类！我激动得大声叫喊起来——很显然，我已经受到了这只好斗的暴力流浪狗的侵犯。然而尽管我声嘶力竭地呼救，始终没有一个人出现。穿工装裤的那位姑娘也没有出现。拳师和波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冲我狞笑。

“省点力气吧。他们这时候根本听不到——都去照顾猫咪了。就是我们现在把你打得一命呜呼，也没有任何人会来帮你。死狗在这个狗舍里太常见了，谁会在意呢？”

我吓得脖子上的毛都竖起来了，而且感觉一股凉气顺着后背一直向下蔓延到全身。波佐那个无耻的浑蛋又适时地出现在我面前。

“如果我现在让你滚蛋，你会怎样？”

“那我就消失掉？”我接着他的话茬回答。

“完全正确。这娃真聪明。”

波佐又在我敏感的鼻尖前用力地挥动了一下他那只脏兮兮的爪子。我吓得赶忙跳开，哆哆嗦嗦地跑到犬舍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两只狗正坐在那里，事不关己地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谋杀和斗殴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谁也不会认为，我刚才差点成为暴力犯罪的牺牲者。我刚坐定，就感觉旁边上了岁数的大明斯特兰德犬往另一边挪了挪身体。还好他不是在准备对我发起新一轮的攻击。我们就这样紧挨着蹲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向我这一侧挪了挪身子，在我耳边轻声说道：“你最好离他俩远点儿，他们可不是省油的灯。如果你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事，他们就会想办法让你吃尽苦头。”

离他俩远点儿？这简直是开玩笑。这个犬舍小得可怜，还挤了五只狗。那只大明斯特兰德犬可能突然意识到不太现实，他冲我咧嘴笑，嘟囔着说：“别不相信，哈哈，我叫弗里茨。”

我什么也没说，此情此景我实在没有兴趣聊天。我把头搭在爪子上，看着波佐和拳师尽情地享用着本来应该属于我的那一小缕阳光。搞不好他们正在嘲笑我。本来我一直为自己是一只腊肠狗而感到骄傲，可是这一瞬间，我却宁愿自己是一只军犬、斯塔福牛头梗、比特斗牛梗或者别的什么都行，一获得许可，就可以大开杀戒。

“嘿！”弗里茨戳了我一下说，“别伤心，饲养员说过：你这个品种很受人欢迎，很快就会有人把你从这里带走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趾高气扬地鄙视这两个家伙了，因为肯定没人会领养他们。”

我看着弗里茨，认真地回味着他的话，希望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二天早上，我感到身心俱疲。我根本睡不着——眼睛刚刚合上不到五分钟就开始做噩梦。不是梦到拳师和比特牛头梗在犬舍里追打我，就是梦到成堆的难吃的成品狗粮。我疲惫地朝弗里茨走去，他正摇着尾巴站在笼子门前。

“早啊。你怎么这么有精神，而且心情还这么好？”我好奇地问他。

“今天是访问日。如果有人来挑选狗的话，我要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也老大不小了，因此得表现得精力充沛、活力四射。”

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吗？本来我没兴趣向别人展示自己是一只多么训练有素的腊肠狗，可是一想到自己有可能要一直在这里住下去，就开始觉得可怕。我也站在了弗里茨身旁，莫名其妙地跟着左一下右一下地摇起尾巴来。用这点小伎俩人们就会上钩？太不可思议了。

“你叫什么名字？”弗里茨问。

“卡尔-里奥波德。”我简单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卡尔-里奥波德？给狗起这样的名字还真是奇怪。”

“我可不这么觉得，名字代表出身。”真庸俗！他觉得什么样的名字才好听？“我姓冯·艾舍巴赫。”我无比自豪地告诉他。

“冯·艾舍巴赫？好奇怪。”弗里茨嘀咕道，然后继续摇尾巴。

我叹了口气。他可真是无知。尽管他很友好，不过还是俗不可耐。我刚准备开始给弗里茨讲我家族的简史，犬舍旁边的一扇门就开了。瞬间，我就像通了电一样感到一阵痉挛。并不是因为洪水般的

嘈杂声——这里的噪声分贝足以把腊肠狗脆弱的小耳朵给震聋。不是的，极有可能是因为那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直接钻进我的鼻子里。弗里茨好像也闻到了那股味道，因为他不再傻乎乎地摇尾巴了，而是把鼻子伸到两根铁栏杆中间，用力顶住笼子。

“你也闻到了吗？”我问他。

他点点头。

“很棒，是不是？”

“是啊，不可思议！”他表示认可。

“这是最美妙的气味，我曾经在哪儿闻到过这个人的味道。”我敢确定。

肯定是人类的味道，这确凿无疑。每一只狗都能够迅速做出判断。不过那个拥有这样美妙气味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味道既不是鱼肉香肠也不是巧克力饼干那样的世俗美味。不是的，那是像……我绞尽脑汁回忆……对了，就像是一个甜美的夏日，一个幸福满满的夏日，盛开的鲜花的味道，有一点草莓的味道，还掺杂着一缕薄荷的清香，美妙绝伦。

“搞不好我们看到那个人时会感到失望。讨厌的人往往会散发出最美妙的气味。”弗里茨很老到地评价道。

“是吗？”我很怀疑，“我还从没有研究过人品和气味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无法就此做出评价。”

“肯定没错，敢不敢跟我打赌？赌什么都行。”

我俩都激动地望着门的方向，她走进来了，身旁跟着穿工装裤的女饲养员，弗里茨马上趴到了她们旁边。对于人类来说她可算是个闭月羞花的美人了，简直就像是天使。她和女饲养员边说边笑。她的双眼仿佛都带笑，看起来很漂亮，这在人类里都是很少见的。绝大多数

人笑的时候都只是咧咧嘴。太可惜了，要是我会笑该多好，那我肯定要把眼睛眯起来，看起来肯定更漂亮。

“嗯，有没有比它个头小一点的？年轻一点的？”天使点了点头。

弗里茨的耳朵马上耷拉下来。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不会成为自己的女主人。大明斯特兰德犬的体格一点都不小——况且弗里茨已经不再年轻了。他沮丧地低下了头。“祝你好运！”他轻声对我说，然后慢慢从我身边走开了。我心里着实觉得很对不起他——不过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试用了弗里茨的战术，激动地摇尾巴，尽量友好地叫了一声。两位小姐果真转过头来看我。

“这是我们这里新来的小朋友，差不多有半岁。”

她把手从铁栏杆中间穿进来，我马上轻轻地舔舔她的手。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能够给她留下好印象。天使蹲下来了。

“呀，你怎么这么可爱呀？俏皮的小家伙！”我顿时欢欣鼓舞，忍不住跳起来。

“它的确很漂亮。是一只只有腊肠血统的混种狗。”

天哪，混种，见鬼。这深深刺痛了我。我顿时呆住了，不再像刚刚那样表演得热情澎湃。不，这不可能。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工装裤小姐说的对。她狠狠地揭开了这块耻辱的伤疤：我不是纯种狗。是妈妈和一只胆大妄为的公梗生下了我。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尽管我是卡尔-里奥波德·冯·艾舍巴赫，但我不是拥有证书的热情奔放的纯种腊肠狗。“不适合狩猎，繁殖就更不必说了。”城堡的主人老艾舍巴赫是这样说的，然后就把我装在硬纸盒里送到了这里。艾米利亚哭死了，但是她已经收留了我的妹妹，她没有能力再多养一只狗了。

我已经开始抽泣了，但是天使这时伸手穿过铁栏杆来抚摸我。

“哦，可怜的家伙，你怎么了？是不是觉得伤心了？”

真是太没出息了。冯·艾舍巴赫不该落泪，况且还是在位美女面前。天哪，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可是我却歪打正着——天使站起身，指着我说：“我要收养这一只，决定了。我能马上把他带走吗？”

工装裤小姐点点头说：“请您跟我来办手续。他已经接种了各种疫苗，从一家管理非常严格的饲养场来，只不过是因一次意外怀孕。”

说完最后一个字，她咯咯地笑起来。我真想用爪子把她捏扁。算了，放过她吧，否则我可能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二十分钟后，我被装在一个箱子里，稳稳地放在了卡洛琳车子的后座上。卡洛琳——这就是我的天使的芳名，我在告别犬舍的时候听到的。卡洛琳，多么优雅而高贵的名字啊。卡洛琳极有可能，不，她肯定是出身名门。只有像我这样有品位的狗才能注意到这点。卡洛琳心情很好，她吹着口哨，时不时地从后视镜里看看我。

“亲爱的，你马上就能看见你的新家了。我有点紧张，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我也激动万分！不知道新家是不是跟艾舍巴赫堡一样华丽？有一个大花园吗？是不是有许多兔笼？车子减速，最后停了下来。卡洛琳打开门，把箱子抱起来。草莓和薄荷的香味扑鼻而来，我很想把卡洛琳从头到脚舔个遍。不过我还得再忍耐一会儿才能从这个摇摇晃晃的箱子里出来。

周围的光线变暗了，箱子更加剧烈地摇晃起来：卡洛琳带着我走上了楼梯。我在箱子的缝隙处用力地嗅着这个新家的味道。首先，这个地方住着很多人和各种各样的动物。我立刻就能判断出这里至少有一只猫。

这时卡洛琳把箱子放下了，我听到她打开了一扇门，然后用脚把箱子推了推。她把箱子盖打开，小心翼翼地把我抱出来。

“好了！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小朋友，你现在可以安

静地四处转转。”

起初我被晃得睁不开眼——这里太亮了。我小心地眨眨眼，好让自己快点适应这种光线。我逐渐看清楚了，我们正站在一间公寓里。窗前摆放着一张硕大的沙发，反正看起来是挺大的，足够一只小腊肠狗在那舒服地睡上一觉。不知道卡洛琳是不是准许我那样做，在城堡里这是严格禁止的。当然，这条禁令反而让我和妹妹觉得，再没有什么比跳到会客厅的沙发上更让我们感到刺激了。每到那时，拄着拐杖的老堡主就会闪电般地冲到我们面前，疯狂地挥舞着手里的拐杖驱赶我们。

我若无其事地小跑着来到沙发边。嗯，这里也散发这一股草莓和薄荷的味道。不过还掺杂着些别的味道，不是动物，还有另外一个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闻到的不是另一个女人的味道，难道是一个男人吗？我确定那不是女人的味道。就在我愣神的时候，卡洛琳突然把我抱了起来，而且把我放在了——天哪！天哪！天哪！——居然把我放在了沙发上，而她就紧挨着坐在了我旁边。我感动地用力舔着她的手。这位小姐才真正了解腊肠狗的兴趣。她笑着把手收了回去，然后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

“小朋友，我已经给你准备了很多东西：小睡篮、绳子、饭盆、狗粮。不过还缺一样……”我摇了摇头，对我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

“还得给你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我惊恐地大叫起来——我已经有了好听的名字了！难道说他们只是匆忙地把我从艾舍巴赫堡移交给了动物收养所，都没能顾上把我的基本信息告诉他们？真是够冷酷无情啊！

卡洛琳显然注意到了我的愤怒，她把我搂在怀里，我俩就这样深情地凝视着彼此。

“该给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起什么名字好呢？你长得像什么呢？”

我用力挺起胸脯，尽量表现得风度翩翩，没准她能想到卡尔-里奥波德这个名字。为了加深她的理解，我又叫了两声。快点，卡洛琳，好好想想！

“首先，你是只非同一般的小狗——看起来很有个性。你的内心要比外表强大。”

对！没错！她的理解非常正确！我骄傲地甩了甩头。

“想到了！就叫你海格力斯¹。”

什么？海格力斯？用这个老掉牙的希腊名字取代我那高雅的贵族名？



海格力斯！好吧，只能说夏洛琳在给腊肠狗选名字这方面没啥品位，我还要花点时间来适应这个奇怪的新名字。实际上我现在住的这栋房子看起来跟艾舍巴赫堡差不多大。我总感觉夏洛琳的出身非同一般，看起来我的判断是对的。即便是邻居住的也不是那种普通的小房子。我们的房子后面刚好是个公园，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属于夏洛琳，因为它实在是够大的。我们散步的时候，感觉它大得没有边——太完美了！

而且这个公园不仅大，还可以寻求各种刺激的冒险。才走了几步我就碰到了兔子和松鼠。我兴奋地准备起跑，脖子突然被勒紧了，这才提醒我，这是夏洛琳专门给我准备的，这让我非常不习惯：一条牢牢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哦！这到底是什么啊？我转过身，张开嘴咬住它，用力地拉扯。夏洛琳蹲下身子。

“怎么了，海格力斯？不喜欢这条新的项圈吗？还是你以前没有

这样散步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牵引绳拴着你这样的小狗，但是这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牵引，我不能把绳子松开让你到处跑。”

她说“强制牵引”的时候我咬得更加疯狂了。尽管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听上去显然是专门针对狗而制定的。

“嘘，嘘！”卡洛琳说着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脑袋。我松开嘴，盯着她。

“看来我得去买一本关于教育狗的书了。要不然送你到狗培训中心去学习？你是我养的第一只小狗。但是到昨天为止狗给我的印象还仅限于可爱、友好、忠诚。”

好吧，我希望卡洛琳能够明白，教育我是徒劳的。当然，友好和忠诚绝对是我的特质，这也是所有冯·艾舍巴赫腊肠狗的特质。更进一步讲，这正是令我们这一族声名显赫的原因。“冯·艾舍巴赫永远不会离开他的主人。永不！铭记这一点，卡尔-里奥波德！”我耳边回响起外公的教诲。那么如果主人抛弃了腊肠狗呢？外公肯定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我追加的。想到这里我的心情不禁抑郁起来，可是就在这时，我听到卡洛琳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东西。嗯，我知道那是什么——我能闻到它的味道！是肉肠。她果然把一小截放到我的鼻子下面。

“来，我的宝贝。今天咱们要开始第一个训练内容——散步，希望你也开心。”

我叼住了肉肠的一端，兴奋地跳上跳下。卡洛琳肯定知道，这招很奏效。

“你很高兴，是不是？要不我们今天不练习牵引散步了，去拜访一下丹尼尔吧。学东西需要时间。这个时间他肯定在认真地工作，如果让他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太可惜了，我还想在公园里多玩一会儿呢，就是拴着牵引绳也

无所谓，没准能碰到别的狗，我就可以了解一下周围的邻居了。人们总是对与自己相关的一些人的隐私感到好奇。这个丹尼尔究竟有多重要？拜托，我根本不认识他！

卡洛琳带着我沿着来时的路径直走了回去，我尽量顺从地跟着绳子在她的身后慢慢走着。如果这能表明她对教育初见成效，也许我还能再得到一小截肉肠呢。没过多久，她果然转过身。

“海格力斯真听话！学得真快！”她夸我了，但是她没从口袋里掏东西出来。不过无所谓，反正我也不饿。

一转眼我们已经回到了家门口。难道说这个丹尼尔也住在这里？卡洛琳弯下身子把我抱了起来。

“来，我们去工作室看看！”

工作室？这词挺有意思的，那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们走进了房子，不过不是走上楼梯，而是顺着四级台阶向下走去。接着卡洛琳打开了门——我们走进了一个满是木头味道的房间。我好奇地用力嗅着这些气味。难道说人类在屋子里也能种出一片森林来？而且里面还住着狐狸和松鼠？但是实际上我一棵树也没看到，奇怪！

在这个什么工作室的角落里有个人在吹口哨，难道这就是丹尼尔吗？卡洛琳抱着我直接朝着那个声音走去。我们来到一个有两扇大窗户的房间，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子射到屋里来，窗户外面是一大片草坪，看上去美极了。窗户前面摆放着一张偌大的桌子，有个人坐在桌子后面，大声地吹着口哨。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东西，像是长了头发的树枝。他一看到我们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一边，也停止了吹口哨。

“哦，你好！他是自己跑来的，还是谁带他来串门的？”

卡洛琳摇摇头：“都不是。这是我们的新室友。我来介绍一下：海格力斯，这是丹尼尔。丹尼尔，这是海格力斯。”说着她把我放在

桌子上，还刚好放在刚才看到的那个东西旁边。

“拜托，你买了一只腊肠狗？”

“对，一只混种腊肠狗。”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剧烈地摇动脑袋，并且生气地发出呜噜声。他俩都好奇地看着我。

“嚯，他是不是不喜欢男人哪？”丹尼尔问。

卡洛琳耸耸肩，伸手挠挠我的耳根让我冷静下来：“我希望不是这样。动物收容所的人没告诉我这些，我还想让他一整天都待在工作室里呢。”

丹尼尔笑道：“那好吧，可能这个高傲的小家伙对你质疑他的血统表示抗议吧。”

他俩都笑起来，卡洛琳又重新把我抱了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拜托，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认识的人也不算少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两条腿的生物明显没有我们这些狗敏感。同样一件事情，我们会感到忧伤，而他们却不会。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起，肯定不会风平浪静的。不过至少这个丹尼尔还不错，我们接下来要多磨合了！

“我抱他一下好不好？”

“好呀！”卡洛琳把我递给他。丹尼尔牢牢抓着我，不过我倒没感觉不舒服。他只比卡洛琳高一点，从这个角度抬头看，我发现他有一头金色的卷发，乱糟糟地堆在头上。

“嘿，小个子？你不喜欢我吗？”为了明确表示我很中意他，我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脸。

“‘不喜欢男人’这个判断不成立。”卡洛琳开心地说，“看起来他相当喜欢你呀。”